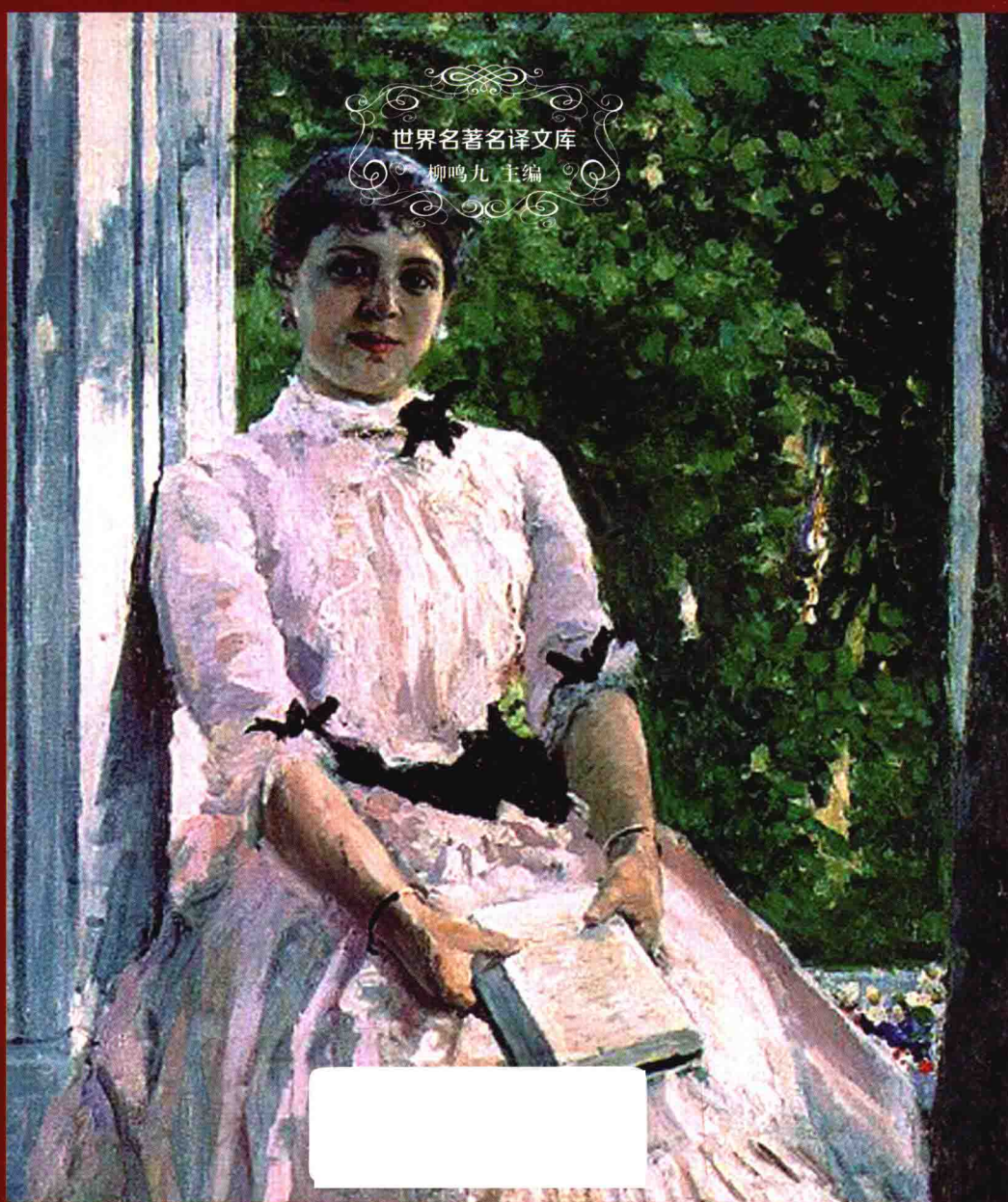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屠格涅夫集 05 王守仁 编选

# 阿霞

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选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安静 臧乐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屠格涅夫集 王守仁 编选

## 阿霞

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选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安静 臧乐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霞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安静, 臧乐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7  
ISBN 978-7-5426-4804-4  
I. ①阿… II. ①屠… ②安… ③臧… III. ①中篇小说  
—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345 号

## 阿 霞

---

著 者 /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译 者 / 安 静 臧乐安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余启凡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78 千字

印 张 / 19.5

---

ISBN 978-7-5426-4804-4/I · 885

定 价: 24.80 元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

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

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

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 年元月

## 目 录

|         |     |
|---------|-----|
| 阿霞..... | 1   |
| 初恋..... | 57  |
| 春水..... | 133 |

## 阿 霞

安静 译

### 1

我那时候大约是二十五岁——恩·恩开始说——您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刚刚挣脱束缚，就到国外去了。不是为了像当时所说的，去“完成我的学业”，只不过是想去见见世面。我那时候健康，年轻，快活，钱我也有，还没有什么牵挂——我过得无忧无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句话，活得很潇洒。我那时候从没有想过，人不是植物，他不能长久地繁荣。青年人吃着金黄色的蜜糖饼，还以为，这就是他的糊口之粮；可有朝一日——你会去乞求一小块面包。但没有必要谈论这些。

我没有任何目的、没有计划地旅行。我喜欢哪里，就在哪里停下。一旦觉得想看新的面孔了——正是面孔，我就立刻出发，再往前走。我感兴趣的只是人；我厌烦那些引人入胜的文物、非凡的收藏品，向导仆役的一副样子就会勾起我烦恼和愤恨的感觉。在德累斯顿的“绿色拱廊”<sup>①</sup>里我差点没发疯。大自然对我有特别的影响，但我不喜欢它所谓的美，它不同寻常的峻岭、悬崖、

---

① 德累斯顿皇家城堡内的珍宝馆。

瀑布；我不喜欢它强加于我，妨碍我。然而，面孔，活生生的，人的面孔——人们的话语，他们的动作，笑声——我没有这些不行。在人群中我总是感到特别轻松愉快；别人往哪里去，我也高兴地往哪里去，别人喊叫的时候，我也喊叫。同时，我喜欢看这些别人是怎么喊叫的。观察人使我很开心……可我甚至没有观察他们——我是怀着某种愉快的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仔细地看他们。但我又扯到一边去了。

这样，大约二十年前，我住在德国一个名叫兹的小城里，它位于莱茵河的左岸。我正在寻求孤独，因为我的心刚被一位在温泉认识的年轻寡妇刺伤了。她长得非常漂亮，聪明，向所有的人——也向我这个罪人——卖弄风情，起初她甚至还夸奖我，后来却残酷地刺伤了我，把我抛弃，去跟了一个巴伐利亚的脸颊红润的中尉。说实话，我心灵的创伤并不太深；但我认为有必要沉湎于忧伤和孤独一段时间——年轻人有什么不可以开心的！——于是，我就在兹城住下了。

我喜欢这座小城。它坐落在两座高高的山岗脚下，有破旧的城墙和塔楼，有古老的椴树，在流入莱茵河的一条清澈的小河上架着一座斜度很大的桥——而主要的是这里有上好的葡萄酒。傍晚，太阳刚刚落山（那是在六月里），美丽的淡黄头发的德国少女就在小城狭窄的街道上散步，遇上外国人时，用悦耳的声音说一句：“Guten Abend！”<sup>①</sup>——甚至当月亮从古老房屋的尖顶后面爬上来，路面上的小石子在宁静的月光下清晰可见时，其中一些人也没有离去。我喜欢这个时候在城里溜达；月亮似乎是从

---

① 德语：晚安！

明净的天空俯视着它；而城市感觉到了这种目光，敏感而又安详地立着，整个沉浸在月光里，这种宁静的同时又是微微激动心灵的月光里。一只雄鸡定风针在哥特式钟楼上闪着淡淡的金光；同样的金光也闪烁在小河黑亮的水面上。细细的蜡烛（德国人真节俭！）在石板屋顶下窄小的窗户里微微发光；葡萄藤神秘莫测地从石头围墙后面伸出它弯曲的枝蔓来；在三角广场上有东西从古井旁的阴影中跑了过去，突然响起了巡夜人无精打采的哨声，一条温和的狗低声地吠叫着，而空气如此亲热地扑面而来，榭树散发出如此甜蜜的芳香，胸膛不由自主地越来越深地呼吸，“格蕾琴”<sup>①</sup>这个名字——说不上是感叹，还是疑问——就不禁要脱口而出了。

兹城位于离莱茵河两俄里的地方。我常常去看这条雄伟的河，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大白蜡树下的石头长凳上，并不是没有一点勉强地想着那阴险的寡妇。一尊圣母小雕像，她的面孔有如孩子一般，胸上的一颗红心被宝剑刺穿，忧郁地透过树枝向外张望。对岸是一座名叫勒的小城，它比我住的这个小城稍微大一点。有一天傍晚，我坐在我喜欢的长凳上，一会儿看看河，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葡萄园。在我面前有一条拖到岸上的小船，涂着树脂的船底朝上翻着，几个浅色头发的男孩从船的两侧在往上爬。河面上几只小船张着松弛的风帆慢慢地驶着，微带绿色的波浪从旁边滑过，轻轻荡漾，汨汨作响。突然我耳边传来了音乐的声音，我倾听着。勒城那边在演奏华尔兹舞曲：低音提琴断断续续发出低沉的声音；小提琴不清晰地变换着音调；长笛

---

① 德国作家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吹得十分欢快。

“这是什么？”我问一位向我走近的老人。他穿着波里斯绒西装背心、蓝色的长筒袜和带环扣的矮靰皮鞋。

“这是，”他回答我说，先把他的烟斗从嘴的一角挪到另一角，“大学生从勃地来举行酒宴。”

“我得去看看这大学生的酒宴，”我想，“何况我还没去过勒城呢。”我找到摆渡工，就出发到对岸去了。

## 2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大学生酒宴。这是一种特别的、隆重的酒宴，来参加的是一个州或一个同乡会（*Landsmannschaft*<sup>①</sup>）的大学生。参加酒宴的人几乎都穿着早先的德国大学生制服：匈牙利骠骑兵式的上衣，大皮靴，有特定颜色帽圈的小帽。大学生通常是午饭前集合起来，在一位先生，也就是班长的主持下进行欢宴，通宵达旦，喝酒，唱歌，唱 *Landesvater*<sup>②</sup>、*Gaudeamus*<sup>③</sup>，抽烟，咒骂庸俗的人；有时他们还雇用乐队。

勒城举行的完全就是这种酒宴。酒宴在一家挂着“太阳”招牌的小旅馆前，在临街的花园里举行，旅馆的屋顶上和花园上空飘扬着旗子；大学生们坐在修剪整齐的椴树下一张张桌子旁边，一条大叭喇狗躺在一张桌子底下，在旁边一个爬满常春藤的小亭子里，乐师们在起劲地弹奏，不时用啤酒给自己提神。在街上，

---

① 德语：同乡会。

② 德语：《臣民之父》，一首古老的德国歌曲。

③ 拉丁语：《让我们快乐吧》，一首古老的拉丁语大学生歌曲。

在低矮的花园栅栏前，聚集着很多人：勒城善良的市民不愿意错过看看外地来客的机会。我也掺和到观众人群中去了。我很快活地看着大学生们的面孔。他们的拥抱、赞叹声、年轻人这种天真的卖弄风情、炽热的目光、无缘无故的笑声——世上最美好的笑声——这一切都是精力充沛的年轻生命欢乐的沸腾。这种向前的冲动——不管往哪里，只要向前——这种发自内心的自由奔放感动着并引逗着我。“到不到他们那儿去呢？”我问自己……

“阿霞，你看够了吗？”突然我身后有一个男声用俄语说。

“再等等。”一个女声同样用俄语回答。

我迅速地回过头来……我的视线落在一位戴着制帽，穿着宽松上衣的漂亮年轻人身上。他挽着一位姑娘的胳膊。她个儿不高，头戴草帽，帽子遮住了她整个上半部脸。

“你们是俄国人？”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年轻人微微一笑，说：

“是的，俄国人。”

“我怎么也没料到……在这么荒僻的地方……”我开始说。

“我们也没料到，”他打断了我，“这有什么？这不更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哈金，这是我的……”他迟疑了一下，“我的妹妹。可以告诉我您的名字吗？”

我说了自己的名字，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我了解到，哈金像我一样，为了消遣，正在到处旅游，一星期前来到勒城，就耽搁在这儿了。说实话，我在国外不愿意结识俄国人。我甚至老远就能认出他们：从他们走路的姿势，衣服的式样，而主要的是，他们的脸部表情。扬扬自得的和鄙视的，常常是颐指气使的表情，忽然会换成一种谨慎和胆怯的表情……人突然整个地警觉起来，

眼睛不安地扫来扫去……“我的老天爷！我是不是说了蠢话？他们是不是在嘲笑我？”这个匆忙的眼神似乎在说……转眼之间——脸部表情重又恢复了自大的神态，偶尔又换成一种呆呆的困惑。是的，我回避俄国人，可哈金马上就让我喜欢上了。世上有这种幸福的面孔，谁都愿意看它们，犹如它们在温暖和抚慰着你。哈金有的正是这样一副讨人喜欢的、亲切的面孔，一双大大的柔和的眼睛和一头柔软的卷发。他说话的时候，你即使看不见他的面孔，单凭他说话的声音，就能感觉到他在微笑。

他说是他妹妹的那位姑娘，我第一眼就觉得她很可爱。她那微黑的圆圆的脸庞上有一种自己独特的神韵，一个秀气的小鼻子，几乎是孩子的脸颊，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她体形优美，但似乎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她长得丝毫不像他的哥哥。

“您愿意拐到我们那里去吗？”哈金对我说，“我们似乎看够了这些德国人。说实话，要是我们的人，早就把玻璃杯打碎，把凳子摔坏了，但是这些人太文雅了。阿霞，你看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回家去？”

姑娘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们住在城外，”哈金继续说，“在葡萄园一所孤零零的房子里，在很高的地方。我们那里美极了，您来看看。房东太太答应给我们准备点酸牛奶。现在天快黑了，您最好在月光下再渡莱茵河。”

我们出发了。穿出低矮的城门（城的四周是圆石头砌的古老城墙，连碉堡上的炮眼也还没有完全倒塌），走进田野，沿着石头围墙走了百步左右，就在一扇窄小的篱笆门前停了下来。哈金开了门，领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往上走。阶地的两旁长着葡萄；

太阳刚刚落山，淡淡的红色余晖还照在绿色的藤蔓上、高高的柱子上、铺满大小石子干涸的地上，也照在有弯曲的黑色横梁和四扇明亮窗户的小房子的白墙上。这座房子就位于我们爬的这座山的最高处。

“这就是我们的住处！”在我们刚刚走近房子时，哈金赞叹道，“看，房东太太拿来了牛奶。Guten Abend, Madame！<sup>①</sup>……我们现在就吃饭；但是首先，”他补充说，“先四周看看……景色怎么样？”

景色的确非常优美。莱茵河呈现在我们面前，两岸草木葱茏，河水像一条银白色的带子，有一处在夕阳下闪着火红的光。依傍在岸边的小城展示出它全部的房屋和街道；再远处是一片山丘和田野。下面很美，但上面更好：特别使我惊讶的是天空澄澈悠远，空气晶莹透亮。清新、轻盈的空气缓缓地游动，波浪般地翻滚，似乎在高处它也自由自在。

“您选择了一处非常好的住宅。”我说。

“这是阿霞找到的。”哈金回答说。“喂，阿霞，”他接着说，“你去安排吧。吩咐把所有的东西都端到这儿来。我们要在露天吃晚饭。这里音乐可以听得清楚些。您觉察到没有，”他又对我说，“有的华尔兹舞曲在近处听起来怎么也不行——只是粗俗的、刺耳的声音，而在远处，却美妙得很！它会触动您全部浪漫的心弦。”

阿霞（她本来的名字是安娜，但哈金叫她阿霞，所以请允许我也这样叫她）往房子里走去，很快就和房东太太一起回来了。她们两个人一起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有一瓦罐牛奶、几个盘子、

---

① 德语：晚安，太太！

匙子、白糖、野果、面包。我们坐下来，开始吃晚饭。阿霞摘下了草帽，她的黑头发修剪梳理得像男孩子的一样，大大的发卷散落在脖颈上和耳朵上。起初她对我认生，但哈金对她说：

“阿霞，别那样畏畏缩缩，他不会咬人！”

她微微一笑，过了一会儿就自己和我说起话来。我没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她没有老老实实在地坐过一会儿；她站起来，跑进屋，重又跑回来，轻声地哼着歌，常常笑出声来，而且是一种奇特的方式：似乎她不是笑她听到的事情，而是笑进入她脑子里的各种思想。她的一双大眼睛望得坦率，明亮，勇敢，但有时她的眼皮微微眯起来，那时她的目光突然变得深邃而又温柔。

我们聊了近两个小时。白天早就过去了，而黄昏——起初整个是火红的，而后是明亮和鲜红的，再后是暗淡和朦胧的——也悄悄地融汇在夜色里。可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安详而温和，就像我们周围的空气一样。哈金吩咐拿一瓶莱茵葡萄酒来，我们不急不忙地把它喝完了。乐曲依然飘到我们这边来，它的声音显得悦耳、柔和多了；城里的灯亮了起来，河面上也有了灯光。阿霞突然垂下了头，卷发落到她眼睛上，她默不作声，叹了口气，然后对我们说，她困了，就到屋里去了。然而，我看到她没有点蜡烛，久久地站在关着的窗前。终于，月亮爬了上来，照在莱茵河上。一切都照亮了，朦胧了，变化了，甚至我们带棱角的玻璃杯里的酒也闪着神秘的光泽。风停了，犹如收起了翅膀，一动不动；从地上吹来一股夜间的芬芳的暖流。

“该走了！”我高声说，“否则，可能摆渡工也找不到了！”

“该走了！”哈金重复说。

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石子突然从我们身后纷纷滚下来。原

来是阿霞在追赶我们。

“你难道没睡觉？”哥哥问她，但她一句话也没回答，从我们身边跑了过去。

大学生在旅馆花园里点燃的最后几个快熄灭的油盏，从下面照亮着树叶，增添了一种节日的、奇异的景象。我们在岸边找到了阿霞。她正在和摆渡工说话。我跳上小船，和我的新朋友告别。哈金答应第二天来看我；我握了握他的手并把手伸给阿霞，但她只是朝我看了看，点了点头。小船离开岸边，驶向急流。摆渡工，一位精力充沛的老人，用力地把桨插入黑暗的水中。

“您走进了月光柱，您把它打碎了。”阿霞朝我喊着。

我垂下了眼睛；小船周围，波浪滚动，泛着黑色。

“再见！”又是她的声音。

“明天见。”哈金跟在她后面说。

小船靠岸了。我下了船，回头望去。对岸已看不见人影。月光柱又拉得长长的，像在整条河上架起了一座金色的桥。似乎是道别，传来了古老的朗纳<sup>①</sup>圆舞曲的声音。哈金是对的：我感觉到，我全部的心弦都和着那些婉转动听的曲调在颤动。我穿过黑压压的田野，慢慢地吸着芳香的空气往家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整个人沉浸在无对象、无休止期待的甜蜜苦闷之中。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人……但为什么我是幸福的？我什么也不企盼，什么也不想……我是幸福的。

这么多愉悦和快活的感情使我差点没笑出声来。我钻进了被窝，刚要闭上眼睛，突然想起，整个晚上我一次都没有想起我那

---

① 朗纳（1801—1843），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圆舞曲的创始人之一。